

· 潮 汐 文 丛 ·

爱情圆舞曲

沈 仁 康



花 城 出 版 社



沈 仁 康

爱情圆舞曲

花 城 出 版 社

爱情圆舞曲

沈仁康

•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粤中印刷公司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.25印张 2插页 220,000字

1985年10月 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5,000册

书号 10261·537 定价 1.95元

内 容 提 要

沈仁康在文学创作上是多面手，至今已出版了诗歌、散文、评论集共十本。本书是他的小说结集，收入短篇小说十一篇，中篇小说两篇。

作家善于从生活激流的不同角度，摄取闪烁时代光彩的浪花，因而，创作题材丰富多彩：既有反映离休老干部缅怀昔日战斗生活和检点工作过失的《缘分》，歌颂三中全会以后，农民的命运得到根本改变的《葛家寨的喜悦》；又有表达对台湾亲人深切怀念的《相思泪》，描写家庭问题和大青年爱情问题的《苦恼》和《似水年华》等。其中，中篇小说《爱情圆舞曲》和《孤独的人》，则是作者颇费心力创作的作品：前者以抒情的笔调，描写了青年人美好的爱情生活，令人神往，也教人深思；后者着力刻画了一个不学无术的干部如何借各种政治风潮整人，最终为时代所唾弃，为人们所不齿，成了孤独的人。有较强的现实感。

本集的作品，故事完整，情节生动，细节翔实，有较浓郁的南国生活气息。

序

我曾经前后出版过十余种评论、诗歌、散文集子，可是出版中短篇小说结集这还是第一次，是头生子。现在为这本集子写序，真有点惶惶惑惑的感觉。不知从什么地方下笔才好。

我是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学着写点文学作品的。一九五六年参加了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，算是正式起步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耕耘的收获却是那么微小，为此我常常自愧自责。

我感叹当前青年作者的创作条件。我那时在报社、在刊物编辑部，只能在工作之余，精疲力尽的情况下，凑到灯下搞一点业余创作，尽管如此，与知识分子结下不解之缘的“个人奋斗”、“成名成家”之类为帽子时时向我头上打来，真不如蹭街、打扑克……浪费生命来得干净。以后，接二连三地下乡搞运动，再加上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想多写点东西，也不可能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我国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空前繁荣。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下，我也被促动起来，开始写作中短篇小说。我自知我的小说创作起步太晚，而且，过去很多年中所受的教育，使我脑子里有许多框框，思想不如青年人活跃，对生活中的矛盾也好、新鲜事物也好，一不敏感，二

缺胆识。我也知道，在时代的变革转折时期，思想上的平庸必然导致创作上的平庸。但我只能遵循我自己对生活的认识，默默前行，不勉强自己去写自己还不认识、不理解的东西。在文学创作的海洋里，我刚离岸，但愿未来生活的风鼓满我的帆，在今后的日子里，行驶得快一些。

当前，改革之风从农村吹到城市，从经济领域到意识形态领域都在发生新的、诱人的、鼓舞人心的变化。光有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已远远不够了，人们要求有新的描写改革和改革者的文学作品。这种时代的要求，鞭策我下决心深入到生活的激流中去认识、感受、理解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，描绘改革硝烟中升起的崭新图画。

沈仁康

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日

目 录

鄉 園 詩 集

116

漸 近 了 幼 少 月

83

眼 界 的 高 遠

55

后 山 頂 上 的 云

39

萬 家 寨 的 喜 悅

12

鄉 園 詩 集

11

序 詩 人

1

孤独的人

267

爱情圆舞曲

218

似水年华

202

苦恼

187

飘落的信笺

171

第一次虚惊

159

摄影组的花絮

141

缘 分

刚刚交了印把子，办了离休手续，庄晓和老伴、儿子到五云山风景区来休息几天。

回忆起来，十多年的戎马倥偬，三十余年的政界穿梭，他到过许多名山大川，也看过不少名胜古迹。可是，那时心思不在那儿，没有留下什么印象，也没有领略大自然的惊人美色和它们的诗意价值。往往是挤一两个小时，匆匆忙忙看一眼就跑。看着湖光奇山，心里想着如何把农田水利搞上去；看着殒石和古火山，心里想着如何大抓钢铁和冶炼；看着修篁、翠林、绿草，心里想着如何“植树造林搞绿化……”大自然的美色，需要时间和心境去领会品味，而他偏偏没有时间、没有闲适的心境。这次，说老实话，他是第一次身心没

有重负地投进大自然的怀抱，用欣赏的目光来视察这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、一石一桥，他真正领会到了湖山间的韵味、真趣、淳美和清新。

山前变化无常的云海，崖上刚劲如铁的虬松，溪旁茂密芳菲的幽草，路边玲珑剔透的山石……都使他感到不凡。水的清冽，风的絮语，鸟的啼鸣，花的艳红……都使他精神为之亢奋。那里，就在那里，绿叶丛里的一支野花，红得浓烈，红得出奇，他都想写诗了。

他本来是有诗才的。他生长在北方的穷山沟里，只念过二年书，他能编顺口溜，顺口溜也就是诗。后来，他参军了，在枪林弹雨中冲锋，在崎岖的山路上行军，也哼过诗。再后来，他坐在办公室里，无穷尽的会议、厚厚的文件和报表，纷繁的数字和百分比，无比复杂的人事纠纷，还有给各种会议的代表念别人写好了的报告……他再也写不出诗了，一句也写不出来了。大约数字、报表、会议什么的，跟诗句是冤家对头，这方膀粗腰圆，那方就没法存身了。现在，他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，诗情又来找他了。他写不了新诗，顺口溜又过于粗俗，他写旧体诗，可是不懂平仄，那就写不要平仄的旧体诗好了。写诗并非实录眼前的景象，而需要想象和生发。他哼了两句，“山花灼灼满枝开，为有春温地底来。”这是结尾的两句，他还满意。只是还欠前面的两句，写什么呢？应该写山区的乍暖还寒的初春景象，来衬托这个“春温地底来”。

他津津有味地顺着山路向高处走去，眼睛扫视四周，想

寻觅开头的两句诗句。可还真不好办呢，那两句诗总躲着不肯出来。他想，往后要多带几本古诗选本，多念多背，古人说过：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吟诗也会偷。”学习是很重要的。

他的老伴，比他小几岁，也是六十岁的人了。胖胖的，气色很好。她总在叨叨：

“老头，跟了你几十年，总看着你匆匆忙忙，从来没有和你好好散过一次步，说上一晚连贯的话……瞧，还有七分钟，要开省委常委会了，快，给你穿衣服；突然，来电话了，上京开会，快，整理行李；星期天一早要接见一个文艺方面的会议代表，想多躺二十分钟也不行；哪里出现灾情了，快，赶往现场，给家里打个电话都来不及……”

庄晓用手指理一理灰白的、疏疏的头发，停下来望着妻子，他有点内疚，她的青春在他的匆忙中消逝了。他说：

“从此以后，我有时间了。”

“这地方真好，一草一木都能看出瘾来。过去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个好地方！以后，我们再来。”

“是，以后再来。”

二十多岁的儿子，个头比父母都大，穿着也时髦，尼龙夹克是蓝白两色拼成的，瘦小的裤腿，过长又蓬蓬松松的头发，用一副进口的太阳镜罩在额头上，新款的皮鞋象眼镜王蛇的三角形的头……儿子有一股看破一切的劲头，这草草木木引不起他的兴味，他瓮声瓮气地说：

“没意思……”

庄晓瞪了他一眼，说：

“什么才有意思？啊？你应当对脚下这片土地培养出深厚的感情来……我总记得，一九四三年，我们在太行山区反对日伪军的‘清乡’‘扫荡’‘蚕食’，斗争很艰苦。有一次战斗中，一位小战士受了伤，血快流干了，他软软的躺在山坡上，断断续续说：‘……天……真蓝……地真……暖和……’他牺牲了。他还没有成年，离十八周岁还有几个月，他为民族解放牺牲了……”庄晓眼里有了泪光，但他控制住了。

“你比他还大几岁，你为我们的事业做了些什么？啊？……今天，去把头发理一理，显出点青年人的朝气来，不要萎靡不振！”

妈妈也说：

“我觉得这里有意思极了。解放那年，我经过这里，我只记得竹子、树木快砍光了，几座破庙躲雨都不成，山路泥泞，一步一个趔趄……现在，宽阔的盘山路，红墙绿瓦的宾馆，满山的森林，大不一样了。”

他们一面说着，一面向山头上攀登。庄晓呼哧呼哧地气喘，心脏想往胸膛外面蹦，他有心脏病。不过，还是到达山顶了。山顶上有一座亭子，亭子里已有一老一少坐在那里了。老的是位干瘦的小老头，一脸病容；少的是位年轻姑娘，身材均称曼妙，脸庞红润娇好，一副叫人喜欢的甜美样子。老的大约是父亲，少的就是女儿了，不知这么个病病蔫蔫的干瘦老头，怎么会有这样一位容貌出众的女儿。庄晓、老伴、儿子也进了凉亭，只等凉风来吹散浑身冒出的热气和额上沁出

的细密汗珠。风是来了，但是夹有浓重的焦煤气味。儿子首先大叫起来：

“污染，煞风景！”

那老者转头望了他们一眼，回答说：

“污染很严重，是山下钢铁厂的杰作。一刮南风，废气黄烟全往这里来……”

儿子把一切看得很容易，都不在乎，而且气很粗，好象世界经他大刀阔斧一治理，就立刻会变得整整有条了。他又着腰望着山下说：

“在风景区盖工厂，没有头脑。”

老者说：

“二十年前盖的。”

儿子声音很大地说：

“现在应当拆掉。”

老者沉吟着：

“当初草率地盖了，现在就不能草率地拆，好几个亿下去啦！好几个亿哪！”

庄晓起初心里也在生气，也在喊：“扫兴！在风景区办工厂，胡闹！”但是，他向山下细看了一阵，只见一大片厂房、宿舍，高炉象圆锥木，专用铁路象一条条黑路。白的汽，黄的烟，黑的尘、棕的雾，从那里升腾起来。这是中型的钢铁企业，工人上万，家属有好几万。他默默地走近老者，坐在他的对面，随便地问：

“五云山钢铁厂吧？”

“五云山钢铁厂！”

“是一个包袱！”

“是，目前是个包袱。”老者应道。

庄晓看到儿子转到一边去，找那位姑娘谈话去了；老伴则到亭子外去采野花去了，她心情好象年轻了许多；他自己则感到老者有某种吸引力，吸引着自己，他想和老者聊聊。五云山钢铁厂，是他一手批准建设的。那时，是大办钢铁之后，钢铁元帅要升帐，“帝修反”在卡我们的脖子，是一场抢时间、抢速度的战斗。当时，初步勘查，五云山有很丰富的铁矿，可供冶炼上百年；煤的储量质量虽差一点，但也还可以炼焦。铁煤都俱备，使他横下决心，边勘查、边设计、边施工地上了马……曾几何时，又说五云山没有可炼一个世纪的铁矿了，只有质量很低的矿石，煤也成了子虚乌有之谈。怎么回事嘛，全都飞了，跑了，完了……但是，大片厂房盖起来了，上万工人进山了，庞大的笨重的机器运来了，高炉也可以炼铁了……结果硬着头皮上，矿石从东北运来，千里迢迢，煤从山西调来，又一个千里迢迢，一斤生铁的成本可以买几斤钢材，每年往这个无底洞里填上几百万、上千万元。前些年，还有人提出“关停并转”，上万的工人、几万家属的安置问题，几个亿的厂房、设备派什么新用场的问题，等等，无法解决，大家摇摇头后，决定还是继续办下去，赔了二十年了，再赔一个时期吧，直赔到有个双全办法的时候再说吧。庄晓在这匹“虎”身上骑着，上不得上，下不得下。这是他的一块心病。他从来没有到这个五云山钢铁厂来巡察

过。直到他离职了，这担子就到他的继承者肩上去了。不过，如今面对这座钢铁厂，他心里又不安起来。

庄晓不快地说：

“这是一个畸形的孩子。”

老者望了庄晓一眼，他形容枯槁，眼睛却是明亮的，闪着黑色的光泽，这是一副聪明的、坚定的目光。他宽容地说：

“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那种气氛，那种紧迫感，那种主观可以代替客观的豪气，都是这个孩子的催生婆。我们能去责备为它熬红眼睛、成年累月睡眠不足的人吗？能去责备为它流尽汗水、献出青春的建设者吗？不，它还是我们创业豪气的纪念碑。因为决策上的草率，给这块纪念碑抹上了不应有的斑点。”

老者的谅解，使庄晓心里温暖起来。他从坐在老者的对面，移坐到老者的旁边，津津有味地听老者侃侃而谈。庄晓说：

“您经常到这里来吗？”

“我女儿搀着我，经常到这亭子里来坐坐。我对着这座纪念碑想过许多办法……日本产铁矿石吗？日本产煤吗？它的铁煤都靠外运，但它的钢铁工业很发达。”

“您的意思是，要积极进行技术革新、管理改革，使它健壮起来，而不是消极地任它下去。”庄晓说。

“当初草率建厂是失误了，如今让它进入落后行列是另一种失误。先天不足，不能再后天失调……比如排污，也是能够做到的。”老者说。

两个人互相不认识，也没有互探姓名、工作单位、职位，只是邂逅中的随便议论，议论的也并非惊人的、高深的理论，但两个人感到很融洽。他俩的议论是细声慢气的，不象亭子的另一个角落，议论充满着青春活力，时时传来“格格”的朗笑声。庄晓的儿子和老者的女儿不知在谈着什么，总之谈得很热烈。庄晓老伴已经离亭子很远了，还在采野花，手里捏了红红白白的一大把了。

庄晓说：

“您我谈到一块去了。”

老者说：

“五云山钢铁厂这样的情况，也绝不是个别的，也许可以编成一个连队，编成一个加强营……谁知道能编成个什么呢！”

风向变了，煤焦味不再往山上刮了。坐在这山顶凉亭子里，是顶舒适、顶快意的了。庄晓和老者又天南地北地聊着。庄晓突然记起刚才在山道上做的两句诗：“山花灼灼满枝开，为有春温地底来。”他吟着，请老者再续上两句。老者仔细地听着，眼睛里闪出光泽，连声说：

“好句子，好句子……我这个脑袋里只装数字、公式，都是硬梆梆的东西，从来没有写过诗……诗，我也喜欢，可是要我马上哼出两句来——不行，没有这个本事，等我想几天才成。”

“行，一言为定，想几天吧！”

“我每隔几天，就要上山来走走的。”

庄晓觉得应当问问他的情况了。刚才初见面太陌生，不好启齿；如今聊了好一阵了，问问情况不算唐突了：

“您，就住在附近吗？”

“就在山下那所中等专科学校教书。年岁不饶人了，身体又不好，浑身上下好几处病。”

“一直在学校里？”

“不，我原来搞钢铁的，噯，后来被撤了下来。我不愿走远了，就在山下这间学校里教教数学和物理。”老者好象不愿多谈，马上站起了身，招呼他的女儿：

“薇薇！薇薇！”

“噯，爸爸！”

女儿象一头小鹿，轻快地蹦到了他跟前，搀扶着他问：“下山了吗？”

“走吧，我们回去了，在这里已经坐很久了。”

“爸爸，那走吧！”

那姑娘又一回眸，向站在山石上的新朋友挥了挥手，便下山了。

庄晓看到儿子失神地目送着他们父女俩。

老者走出一段路，好象想起了什么，停住了，回头向庄晓说：

“诗，我回去想一想。”

“过两天再见！”

庄晓心想：“是我的问话，触到了他的什么痛处了吧？为什么他一下子就告辞走了？”他有点惆怅。